

東萊呂太史文集

二十八







宋版麗澤論說附錄

第六冊





麗澤論說集錄卷第七

門人集錄孟子說

人皆說仁義便是利然不必如此說只看孟子言未  
 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以仁  
 義為天下何利之足言當時舉天下皆沒於利者  
 此章剖判如此明白指示如此端的掃蕩如  
 劑量亦大矣 梁惠王上  
 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四者無日不當脩何獨  
 暇日所以暇日者講貫之謂

於我心有戚戚焉獨何與王請度之皆是孟子警梁  
 王切處孟子此章一開一闔故其言易入而警人  
 深細觀節次便自可見政如醫之治病相似王曰  
 於我心有戚戚焉若非節節發之此心何日而發  
 自常產常心以下方教之以藥方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止齋  
 君者好君也聖賢開人君自有道理齊宣王方以  
 雪宮之樂誇託孟子使常人處之則必便說此不  
 可獨樂已是逆齊王之意安能復開悟之惟孟子  
 說此數句自有次第且先說數人之非然後引歸



齊王之身其言雖指其王之失亦不至激其怒常  
人聞人君之言便阿一息曲從逢君之惡固不足道  
至有雖欲開悟人君亦不得其道者如宋玉荅大  
王之雄風謂之不忠則不可謂之非正理亦不可  
但只是指在楚王身上太急故終不能有所開悟  
惟孟子先言他人不安分者亦欲享此等逸樂既  
已言此之非然後言不與民同樂亦非其言和緩  
不致感迫最得開悟人君之道既已如此說然後  
却以天下一家之理委曲解說如樂民之樂民亦  
樂其樂憂民之憂民亦憂其憂夫凡人君不與民  
同憂樂尋常無事時固不見其禍福及一旦有不  
測之禍如衛懿公伐狄兵有使鶴之怨其失方見  
又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此三句當細  
觀大凡聖賢開悟人君最不可以利心觀之常人  
見說王字便謂以王天下之利誘人君殊不知此  
自是正理若天下歸往之謂王此豈亦是利至引  
齊景公問晏子事尤有意大凡與人言須是引人  
耳目接近彼所熟聞者則彼易入孟子告齊王必  
引景公之事正以王所熟聞景公時齊人最信管  
晏之事如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便



見得當時信管晏之篤且齊景公之問晏子本只  
好遊觀之樂如上三句是其真情下一句言吾何  
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此乃飾辭尋常人若只  
去遊觀上說不可去亦是先逆景公意安能開悟  
晏子却於景公飾辭上便認作真情却稱美之曰  
善哉問也大凡聖賢見人有一小善雖未甚至便  
稱善乃是提撕喚起其善念也天子適諸侯曰巡  
狩止秋省斂而助不給蓋諸侯天子凡一出入  
必要正名使天下知巡狩時止於巡所守則巡所  
守之外不敢做他事諸侯知述職之時止於述所  
職則述所職之外亦不敢做他事一出入無非  
為民事也如省耕省斂是也夏諺曰止為諸侯度  
此見得三代之時君民相信君有出入必為民民  
見君之出入亦知其為己故幸其來也後世反是  
如惟君所行也一句似寬而嚴似縱而拘若只據  
人君初問看得惟我所行可謂似寬似縱然有一  
豪不是便蹈流連荒亡四事之中而不可行豈非  
實嚴實拘惟晏子善開悟景公於是大悅乃行興  
發之政作相悅之樂此一段雖是晏子作用處一  
經孟子舉起精神便自不同晏子之言不過悟景



公孟子舉起便可以爲萬世法是過他數百倍了  
須如此看始得如無非事者此四字最要人看大  
抵人君非特是坐廟堂臨政事便是爲民凡一嘯  
一笑無非爲民學者亦非特對師友對書史便是  
爲學凡一語一嘿無非爲學如舜自耕稼陶漁以  
至爲非取諸人者如舜既爲帝後取諸人以  
爲善如治水取諸禹典禮取諸夷之類此固易知  
若耕稼陶漁時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  
不知取何人爲善只緣舜之心念念在此正所謂  
無非事者想舜當時聞耕稼陶漁之言如聞都俞  
吁咈之辭對耕稼陶漁之人如對臯夔稷契之輩  
惟其念念在此故也後之學者苟志於爲學非特  
講論之際始是爲學聞街談巷語句句皆有可聽  
見輿臺阜隸人人皆有可取如此安得德不進梁

惠王下

滕文公問止強爲善而已矣滕小國臨齊大國時齊  
人築於薛薛去滕最近故文公謀於孟子戰國凡  
強國七滕最小寡不勝衆弱不勝強固所當憂綠  
文公所憂皆在我外大凡爲國須是理會令我自  
正豈可敵來則畏去則喜強則懼弱則喜且仁義



與小人之作用一同君子用之則爲善小人用之則爲惡魯公出時使臧倉便大步峻言直說孟子不可見亦必不能使平公信大凡急欲人聽者未必能使人信已如謂伯夷貪謂比干邪人安肯信觀臧倉之言從容和緩等閑尋常問起如浸潤之譖漸漸入來故且問君所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謂輕身以先匹夫者止君無見焉又足見臧倉不直言孟子不可見處且引賢者爲言說禮義由賢者出却以孟子事證之欲得平公深信而不疑公曰諾平公果信其言而止平公本是喜賢以告文公孟子非是持兩可說無所可否大凡道理都是一致有弃國如弊屣道理有效死不去道理世守者是先祖得天下傳之先王我既受之先王或一旦弃之是辱其先也緣文公問孟子見他尚有一豪利心不比太王大抵有此力量然後可以做此事文公所憂不過說自諸侯而匹夫自安樂而至危懼而已都不曾自理會正己孟子舉此端蓋謂文公之地位自可見得故所以使之自斟酌而爲之

魯平公將出止焉能使予不遇哉大抵君子之作用



與小人之作用一同君子用之則爲善小人用之則爲惡魯公出時使臧倉便大步峻言直說孟子不可見亦必不能使平公信大凡急欲人聽者未必能使人信已如謂伯夷貪謂比干邪人安肯信觀臧倉之言從容和緩等閑尋常問起如浸潤之譖漸漸入來故且問君所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謂輕身以先匹夫者止君無見焉又足見臧倉不直言孟子不可見處且引賢者爲言說禮義由賢者出却以孟子事證之欲得平公深信而不疑公曰諾平公果信其言而止平公本是喜賢禮士之主竟爲臧倉所移而止者緣臧倉言得和緩使人易信樂正子入見止是以不往見也初時樂正子曾舉薦孟子平公故欲往見旣爲臧倉所阻樂正子故爲之解問何不往見公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者平公或者一句又見平公深親信臧倉故不指是臧倉說設或者之辭所以爲臧倉諱樂正子爲辨曰所謂踰者前以士則三鼎後以大夫則以五鼎此鼎俎多寡蓋官秩貴賤不同非所謂踰平公曰否爲棺槨衣衾之美者此又見平公深親臧倉而疎樂正子處大抵人親



昵此人必巧爲此人討道理元初臧倉諫平公時  
止是吾其後喪踰前巫一句初不曾有棺槨衣衾  
之說此平公欲爲臧倉討道理故爲此言樂正子  
又爲辨曰非所謂踰也爲貧富不同也言孟子於  
親隨其貧富初貧時故盡貧而葬之後富時亦盡  
富而葬之使孟子於後葬親乃曰前以三鼎却是  
於富不盡於富不盡似不逾適所以爲逾貧富兩  
盡雖迹不同其實則同平公於樂正子則踈於臧  
倉則親樂正子以踈間親雖有至理亦不能入此  
樂正子所以卒不能使平公見孟子樂正子曰克  
告於君止不果來也初樂正子薦孟子旣被臧倉  
間阻又爲之辨挾不平之心與孟子言凡人見  
彼以不平告我我亦必相與不平不知聖賢之心  
初不以此爲介故孟子所以荅之者無一豪不平  
之氣象諷味此語則樂天知命居易俟命亦不過  
此數句孟子聽樂正子告而卒不動爲孟子初不  
曾有怨臧倉之根有此根然後苗條發於外樂正  
子見孟子如此言之和緩其向來忿忿不平之心  
至此亦想見冰泮雪消無復存者矣

公孫丑問曰止惟此時爲然子路所學乃聖門根本



之學若使其成就豈管仲之所能及管仲之功  
成不過是功利之學蓋管仲如已熟之萁稗子路  
如未熟之五穀五穀未熟時固不如萁稗然或至於熟  
豈萁稗之比哉彼五穀不至於熟亦無用之物而  
已學者以此不可一深思知萁稗已熟不如未熟  
之五穀則不可為管仲之學又知五穀之未熟為  
無用豈可不勉強而自足大抵孔孟門人所見迥  
然不同孟子弟子弟子所見只去狹小處求孔子弟子  
只去廣大處求公孫以管晏望孟子孟子固已力  
非之而曰且曰管晏猶不足為歟及告之曰又曰  
若是則弟子之感滋甚所告愈明所見愈狹孔門  
弟子則不然子路問君子夫子對曰修己以敬亦  
足矣必曰覆復詳問既曰如斯而已乎又曰如斯而  
已乎之言類此雖失之過然所見却不狹此孟子  
之明人所以不得不嚴其教也 公孫丑上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端之一字極好若見惻隱便謂  
仁但止知惻隱須體察所以惻隱者何故如此看  
仁始有分寸

舍己從人人當思舜之己尚自舍了况小己之私乎

吾人當聞者安足知此



取諸人以為乎是與人為善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舜看得都是善與人相共為之而已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止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孔門之為學進之勇而有力者無如子路當時門人不敬子路若不為眾所服惟是孟子深知之所以多拈出示學者如論曾西管仲一段如論未同而言一段此又論舜禹以子路與舜禹曾子一道說子路之聞過則喜實旨世為學者之標的視之若易實體則難後世人告之以過面前不怒者則有之安有欣然而喜者唯子路之心專是求益

唯欲聞過告之以過則得其所欲安得不喜人之為學亦須於聞過之時自驗自禹以上一句進一句禹聞善言則拜未到禹地位非不聞善言只作等閑看了唯禹看得如山岳如金玉其重如此亦不自知其拜此可見其受之有力子路都無拂逆齟齬固是好又須由子路到大禹地位大抵讀古人之書聞今人之言要得受之有力且如語正人都作等閑看以受之無力若是看得有味便是大禹孟子既說子路禹又說大舜有大焉見得前者雖是有力到舜則天開地闢四通八達到極至



處大 天下之至理渾渾乎在天地萬物之間人  
自以私意小知阻隔蔽障舜何異於人哉無阻隔  
障蔽而已子攸此與禹猶有工夫至舜則無工夫洋  
洋在天地間與天地同體天地間無非善舜則善  
與人同而已舍己從人唯大舜地位方盡得論其  
本原天地萬物一體人既受七尺之軀舍己最難  
唯到無我地位方能舍己方能聞一善言見一善  
行若決江河莫之能禦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 戰必勝矣孟子論用兵之  
道此段自分明人多錯看了謂天時果不如地利

地利果不如人和遂分輕重多以星虜山崩武王  
不害於用兵不知孟子之意正不如此且如向風  
而勝逆風而敗何嘗不取天時然不得人和亦不  
可山川丘陵左洞庭右彭蠡何嘗不取地利然非  
人和亦不可孟子如此說者蓋以近處教人且天  
人一道後人不能通天人爲一遂以天遠於地地  
遠於人孟子故指人和教之欲人自近處看又曰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止勝矣此皆明人和由  
於得道且人本不助我而助我之道本非不助我  
而由我之失道是人不親而道親如紂之無道微



既偶然已自曉得又何須說與他蓋孟子考公室無私言公事有未曉不與之言則辱君苟國是不可若公事外又與他私說便失待小人之體焉若須子細看後世之待小人若太過則與之甚言若公事亦不與言不及時往往私事亦與之甚言若兩句見得待小人須當嚴大抵我與小人不與言不與言甚易惟同事者途往返千里不與之言不見得孟子太山巖巖之氣象大抵君子不妄美亦不共處自公之外不可與言至驪既能自治其職矣孟子肯與之言乎

沈同問伐燕此一段人或疑簡言之脫略或疑孟子之語未圓是皆未然今以一章考之其初載沈同之問則曰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魯蓋孟子私相與議論燕之罪可伐不可伐未嘗正指齊之伐燕也孟子答之以可亦泛論燕之可伐爾初未嘗爲齊謀也猶人之平居職言人物曰某人之罪可誅曰某人之罪可責亦泛論其當誅當責之理爾豈遽行其事哉至於齊人伐燕或問曰止爲天吏則可以伐之孟子之意豈謂前日答沈同之辭特是論燕之罪可伐耳不謂其遽以此言爲然而伐



之不再問齊之可伐不可伐也詳味彼然而伐之  
句蓋孟子深惜沈同錯認其意而又追究其問  
之不詳也或疑孟子之言近於飾非殊不知或人  
問勸齊伐燕之時蓋齊人伐燕之初而非既畔之  
後也伐燕之初師方有功誅其君滅其國想齊之  
群臣嘗勸伐燕者必幸其言之中自矜平燕之策  
出於我矣豈肯反諱其言哉使孟子之言在於燕  
人既畔之後尚可疑以飾非今其言在於伐燕之  
初則足以見其真未嘗勸齊伐燕也及燕人既畔  
王則曰吾甚慚於孟子陳賈則曰賈請見而解之  
使孟子微有勸齊伐燕之說則孟子當慚於王王  
不當慚於孟子孟子當使人自解於王王不當使  
人自解於孟子也

吾甚慙於孟子此是齊王悔過之心方動良心發見  
處此是一大機會人主之意一回則天下之勢亦  
回正是生靈之幸宗廟之福當此時得一正人正  
救之其益豈不甚大而陳賈乃以諂諛之言塞其  
良心此最可惜陳賈引周公事來見孟子自謂孟  
子必諱周公之事使孟子不分明說周公之過陳  
賈必將以不仁不智來難孟子孟子却先自道了



句句出陳賈意外今世學者亦必言周公無過孟子直言周公之過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此最要人玩味是周公之過為兄而過名雖為過其實乃是孝悌之心發見處與孔子說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之氣象正同

孟子致為臣而歸止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大凡人出處之際須胸中有素方其未出之時使人君欲見而不可得及其言不用道不行引身而退使人君欲留而不可得如是然後可以任道之重輕保社稷之危安及至廉耻之風喪為士者反此其未

出也人君本不曾欲見之反自欲見人君不可得其不見用人君本不曾留之反自欲留亦不可得孟子仕齊為言不用道不行故致為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使繼此而得見乎此足以孟子未出之時齊王欲見而不可得今孟子既去之後齊王欲留之不可得他日王謂時子之言一段此是齊王見孟子之道大將謂孟子只理會得儒者之道而他所劣逆其所不能故只使孟子教一國之士不以當時政事任之此心雖厚必竟是



輕孟子時子以告陳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觀此則見孟子門庭甚嚴齊王自不敢面說却托  
時子時子又不敢說却托門人陳子言之孟子曰  
夫時子烏知其不可哉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  
萬是為欲富乎此非孟子較祿之多寡君子之於  
利祿初不敢較其多寡道若行則受天下不為泰  
道若不行則抱關擊柝不以為辱孟子所以如此  
說蓋因時子而言人孰不欲富貴也征商自此賤  
丈夫始矣觀此一段自古人君本末嘗輕士自是  
士自輕且古之時日中為市聚天下之貨財三尺  
之童適市亦莫不之也一經一城文天於市中為  
駟僮之徒末利之切所以設征商之法此非特孟  
子自處已如此亦所以教後世士大夫使之自存  
體面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士  
誠小人也大抵聖人之心非賢人之所能測賢人  
之心又非常人之所能測尹士以淺心度量私意  
臆度窺測孟子觀其立三說以難孟子自以為孟  
子無所逃殊不知孟子之恢廓廣大非尹士所能  
測正如以黃雀之網而欲網垂天之鷗豈不愚哉



高子以告高子。雖曰高子與子思受教於孟子者，  
其亦未能深信孟子已為尹士之言所動。如孟子  
之與孔子，雖均是倡道，然孟子之門弟之終不若  
孔子。弟子知聖人為甚深，如叔孫武叔毀仲尼，子  
貢即時自闢之，何嘗以告孔子。葉公問孔子於子  
路，子路不對，以其不足對，亦不告。孔子曰：夫尹士  
烏知予哉！此已下是孟子答之之辭。尹士疑孟子  
出書之稽滯，若是常人，必須分說我緣甚事，所以  
遲遲而孟子乃且以為速，可見孟子念念不忘君  
之心自此以後一話一言一起一伏，熟去涵泳自  
可見得孟子忠厚愛君之氣象。觀尹士之問如疾  
雷奮電，激如此而孟子之對渾厚和緩，如在春  
風和氣中，二人氣象便自判然。如曰千里而見王，  
是予所欲也，見得孟子愛君之本心如此之切，至  
於不得已而去，猶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其心  
愈可見。至於出書而王不追，然後浩然有歸志，以  
孟子待齊王如此誠厚，而齊王待孟子反如此之  
薄，此孟子所以有去志。使常人至此一不見用，則  
憤然引退，歸心一動，則雖萬夫不可挽而回。然孟  
子到此去心略起而愛君之心復還，爰又曰：予雖



然豈舍王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是孟子之心  
若得齊王略改便欲復歸其愛君之心再三不忘  
憤疾之心孟子元不曾有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  
此已下却是箴尹士之失惟孟子分別曉了切中  
尹士之病故尹士聞其言亦為之嘆服故曰士誠  
小人也知尹士以私心測度孟子固是不是而高  
子為尹士之言所動亦是不知孟子然而因高子  
之問得孟子諄複詳說之提撕警發使後世知臣  
子愛君之心當念：不忘此亦高子之力也

昔人有以屈完作離騷可配風雅者亦以其有念  
念不忘君之心觀離騷一篇三致意始言高飛遠  
舉鴻濛廓落神仙幻化之術中言富貴華麗声色  
音樂世間可喜之事終言三江五湖洞庭彭蠡世  
間遊觀之樂三者皆不足以解憂而終歸於愛君  
後世稱離騷為辭賦之祖以此也雖然屈原有愛  
君之心固是善惜乎其發之不以正自憤怨激切  
中來其言神仙富貴遊觀已是為此三件動也故  
託辭以自解本是怨怒却反歸愛君上來若孟子  
則初無此心其言語始終和緩皆出於正此屈原  
孟子所以分尹士之言雖出於一時之狂狷亦君



子之病特不可以測度孟子耳若必似世雖有直諫者徒多至於怨對皆是不曾講究怨之一字但只責君不能容已殊不知已不能容君有如朱雲褚遂良輩君一有訶譴便至於折檻納笏後人看此二事多以為君不能容臣不知臣不一不能容君君不能容臣其失固明臣不能容君此亦害事以恕字觀之則遂良亦自有可責學者欲講求事君之道須是平時開廓心中能容人乃可

滕文公為世子止周公豈欺我哉世子復見孟子未嘗言語如何便以為世子疑吾言乎蓋孟子於世

孟子集注

卷八

子眉睫之間自見其疑性善之說如神醫之治病望而知其受病之原故孟子告之以道一而已矣又舉成覿顏淵公明儀之言以證之夫三子之言惟顏淵之言氣象安泰孟子止舉顏子之言以曉之可也何又兼三子之言而舉之此孟子教人之深意也如醫者之下藥各有次序初舉成覿之言者欲使文公去其畏心而廣其志氣如下一服瞑眩藥而瘳疾若不下第二服以平補之則向之瞑眩又復為害是故孟子次舉顏子之言者下第二服藥也使世子之氣平而安適病既已去又又顏



第三服藥以固養之故孟子終舉公明儀周公豈欺我之言以固世子之信心如下第三服藥使已平之疾過加固養不至再發則終身無患此有以見孟子所以教文公其緩急皆有先後不可少差者也滕文公上

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法而之所制豈聖人肯為害民之舉蓋當夏之時民力尚厚室有餘布廩有餘粟雖有荒歉多取亦不覺此貢法所以可行至商周民力不如古故助法可行而貢法不可行此亦聖人隨時制法之義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觀陳代之問已足見孟子器量高深處不仁者不敢登其門不義者不敢造其室蓋大抵人須使人來面前凡非所當為之事欲言而不敢言觀陳代之言如此曲折亦足以見其將言而囁嚅滕文公下

志士不忘在溝壑止孔子奚取焉讀上兩句須著意看孔子奚取焉一句大凡人須辦得此一著地位了方可處事自今觀之此句凜凜然如秋霜夏日之嚴孟子却如何說道孔子奚取焉蓋辦得一箇死地位固是死其死非其招而往則徒然死於



不往則為一禽也。當叩請曰：「辭也。」白曰：「可辭也。」

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主良。初用師法之正，故往

而不獲一禽。乃命以為賤工。一良言我非不能，蓋

以正不以詭。於是詭得十禽。此如晏子治邑，初

三年齊景公責其不治，欲代之。晏子曰：「吾知為是

矣。」遂出為邑。三年專事左右，未及三年晏子朝君

下堂而迎之。晏子曰：「臣初三年但知治民，不知治

左右。此君所以欲代也。後三年但知治左右而不

知治民，而君迎勞如此。以此觀王良氣象，亦未為

集解

卷十

失大抵人之所為，患不能合於道耳。苟在我既已

盡合於道，縱人不我知而我盡御之道矣。雖不獲

一禽，可以無愧。何必詭遇以曉於人？是有以見其

自信者。輕今有人於此，君子人也。人以其不能智

數巧詐為病，則必自試其能。然後語人曰：「吾非不

能也。」前日之所不能者，不欲為也。殊不知彼小人

之事，經之者以能此為榮，而不能為病哉。以不能

此為病，則非君子矣。

景春曰：「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春曰：『此亂也。何者？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春曰：『此亂也。何者？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景春曰：「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春曰：『此亂也。何者？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春曰：『此亂也。何者？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路必不對而孟子不以其識見卑下猶委曲教之  
此見孟子樂於教人處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若後世儒者答時多說謀  
道不謀食富貴如浮雲軒冕如土芥仕不足道如  
此則不起發人意又只以爲君子看得爵祿輕故  
放得下我待得爵祿重故放不下我豈敢自比君  
子君子之對則不然反告以君子急於仕有甚於  
衆人間者必謂君子於仕反急如我何故不肯輕  
進必須疑駭求其說而不得然後徐因其疑而告  
以穴隙之譬言使知君子急於仕如此苟不是分明  
見得有大可耻者亦何苦不仕哉聞者安得不感  
悟此孟子教人變化之妙用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止如之何大抵學者欲辨其真  
僞宋王偃初建國時非是誠心欲行王政止是矯  
情飾僞欲以行王政之說欺人萬章心地不能明  
便疑宋王偃真欲行王政故問孟子孟子所以答  
亦元不曾說破宋王僞處亦不言萬章不曉但舉  
湯武事爲證蓋天下事舉其真則僞自可見言其  
是則非自可知才舉湯武之真便見宋王之僞使  
孟子直指宋王僞時近則招罪遠則招怨又



善谷問乎故曰湯居亳止又不以祀蓋湯之爲湯  
元不曾有心去正夏偶然與葛爲鄰葛既不祀於  
親仁善鄰之理亦不可不問故使人問之曰何爲  
不已曰無以供犧牲其無以供犧牲者豈真無以  
供之葛之爲國雖小亦自有人民社稷不過以誕  
謾之辭而罔湯使常人處之見其如此罔我必便  
伐之湯乃與之牛羊葛伯又不以祀湯又問之又  
曰無以供粢盛又使亳衆往爲之耕至於殺而奪  
者緣葛伯非特不祀又且貪殘之心欲殺百姓湯  
於此故不得不征聖人所以如此再三問者聖人  
之心凡道理非大段絕滅尚可救時猶且欲救之  
恐他萬一有歸善之心便可挽而歸之爲其殺是  
童子而征之止復讎也者大抵誕謾之心止可欺  
目前人惟聖人之心出於真實故四海之內同一  
心言之非富天下也爲匹婦復讎也此又見湯之  
真實處湯始征止後來其無罰先東則西怨先南  
則北怨皆怨之而恐其後至此與宋王齊楚惡而  
伐之者異矣有攸不惟臣止取其殘而已矣孟子  
又指武王而證之商之士女皆以元黃實篚而迎  
武王之師小人之則以簞食盞漿以迎武王之師此



與宋王之事又異矣想萬章聞之亦不待孟子言  
終亦自默曉湯武之真而宋王之偽此又聖賢善  
於答問處不行王政云爾止何畏焉者此又指出  
宋王不真行王政處使其真能行王政四海皆望  
其為君雖齊楚又何畏大抵兵是凶器凡殘虐慘  
刻之大莫如兵自聖人用之則變其殘虐慘酷之  
氣象為春風和氣之氣象聖人用之則如布德施  
惠衆人用之則為殘忍慘刻此無他聖人一於仁  
而已

陳仲子之廉大抵聖賢之見源見到底戰國之時蘇

秦之徒日操縱橫變詐之術以干時君惟恐不食  
君之祿居君之位其貪利嗜進之風庸人亦莫不  
厭之而有陳仲子者退然曰居於陵雖兄之祿亦  
不食兄之室亦不居在常人之見則以彼準此豈  
不謂之廉乎然而聖賢之口元則以謂凡人之善出  
於強為者決不能久何者一強為者不安於人情烏  
可謂其誠廉也孟子又謂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  
可哉然則陳仲子之廉其出於強為者乎  
徒法不能以自行不知所以行之皆虛器也離婁上  
上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口矩準繩雖心思有餘亦



必加以法度作聰明亂舊章者烏足以知此

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

可謂知乎不因亦可為然有因則易為力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初無精粗

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止賊其民者也理盡則  
事盡有毫髮不盡處便有毫髮病在

孟子曰愛人不親及其仁止自求多福聖門之學皆  
從自反中來後世學者見人不親不治不答只說  
枉了做許多工夫或說好人難做此所以工夫日  
退一日聖門之學見人不親不治不答反去根原

上做工夫所以日進一日蓋仁者愛之原敬者禮

之原孟子又言非特三事如此凡事有齟齬行有  
不得處盡反求諸己使表裏相應而後可如一分

未盡便有齟齬如果然十分正當天下自然歸之

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命天命也天命流行不

息配命則純亦不已多福者百順之名本不在外

自求而已大抵天下事果不在外只緣人信不篤

孔子所謂求諸己求諸人正是邪正聖賢君子小

人分處孟子此段乃學者切要工夫

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止天下平天降生民秉彝良知



有道孟子此章一句緊一句漸漸入來蓋明善乃  
理之極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以相繼者  
亦不過明善於明善之外更無所加損故曰不明  
乎善不誠乎身矣止是要從近處看今之人其於  
事親從兄事上交友之際固有時乎中理然有時  
又差了蓋雖到九分九釐盡有一毫差則併前都  
差如行九十九里忽差路頭則都不濟事此所以  
要明善明善要明得盡

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恭儉之弊必至於侮奪蓋  
恭必過禮見不當加厚禮之人亦以厚禮待之是

集錄十

卷二

趙中

侮人也儉必吝嗇於所當予者或不盡予是奪人  
也唯中禮乃可為恭儉

父子之間不責善非置之不問也蓋父子有滋長涵  
養良心底氣象

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事非專於孝一事之事故是  
一舉足一發言不敢忘父母之意蓋念念當以親  
為事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止克百罪孟子謂樂正子曰  
止而以饋啜也樂正子信人也孟子聞魯  
欲使之為政喜而不寐心門人之最高者人欲學



者分守甚嚴最不可出句樂正子豈不知王驩是便佞之人必非從之求爵位其從子敖本是欲見孟子一時貧乏不免依附不知從子敖後操縱便在其手被他牽惹轉動不得故必待舍館定然後得見孟子孟子又言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饋啜也此正坐樂正子罪徒饋啜耳非是為干祿既非干祿便見處之不審於苟字上看不破學者於義所不當為者纖豪不可苟苟就便有轉移抽身不得處樂正子本是欲見孟子一為饋啜已入陷穽况自饋啜至利祿自利祿至權勢者乎伊尹一介不以取諸人正懼此耳

仁之實事親是也止樂則生矣仁是人之本心渾然一體至從兄則有等差品目此乃心之運用故為義要之仁義只是一體樂則生矣此生乃精神生動之生亦如言此物有生意

仁之實事親是也只如此說於己不相干須實就事親上看則方真知此是仁之實

仁之實義之實一段須看實字弗去是也學者欲為仁義須於事親從兄上體察此心又須是弗去舜生於諸馮止西夷之人也自古聖人非不多也獨



指舜文為東夷西夷之人何也蓋相近之為同未  
足以見其真同惟相去之遠理出於一此其所以  
為同也離婁下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止寇讎何服之有君臣  
本非論施報之地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雖  
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此天下之常理申公謂王氏  
於孔子對齊景公問各添則字云君不君則臣不  
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以為王氏啓後世悖逆之端  
自今觀之王氏之說與孟子說大略相似前輩却  
不敢道不是學者正當講究蓋孟子真是言於宣王  
之前而王氏解經以詔後世此所以邪正自辨蓋  
戰國之時齊王正待臣之薄故孟子以苦言藥之  
而王曰禮為舊君有服王發此問蓋有見於人而  
無見於己一向於人上求之故孟子不得不極揅  
其失此蓋孟子見王專求於臣故孟子亦專求於  
君故曰諫行言聽止何服之有欲宣王知臣道不  
合而去君猶未敢絕之今臣有故而去則加以三  
無禮宜其以謂寇讎而不服也觀孟子之言似覺  
峻厲無溫厚和緩之氣何也蓋孟子之言有謂而  
發蓋適戰國之時齊王之病已深使孟子不苦其



言則其病不瘳譬言如桔梗猪苓雖不如參朮之上  
品而亦視時為主蓋其病深者其藥不得不毒其  
過甚者其言不得不峻然使孔子遇齊王必有不  
費藥石不動鋒鏑自然啓發之理此又却是聖人  
事

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止其間不能以寸大抵天  
賦人以才乃是使教未通者若自有其才而不以  
告人是負天所賦我之意且如有一鄉之才是一  
鄉之耳目有一州之才是一州之耳目夫中也養  
不中止不能以寸蓋人本一般只是有通不通若

教得彼通未必不反通於我非特有益於人亦於  
己有益如中與才者弃其不中不才則雖能有於  
己然既負天所賦則賢不肖相去能幾何雖然如  
此亦須識並行不相悖之理若情意未孚但當委  
曲開誘使其自知所向不可強之而反以取辱也  
中也弃不中才也弃不才若不能養便是中不才  
故相去不能以寸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唯大人方能去得盡  
若非大人安能去之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止士可以徙士



與民近大夫與士近若尚有一節在則去時可和  
緩待其刑戮及身而後去則已不及矣

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孟子見當時陷溺之深唯  
欲見人不善處說徒快一時不知後來有患孟子  
明說此亦是提撕當時人

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止非行仁義也孟子之意蓋  
謂人之初生飢食渴飲趨利避害與禽獸爭得不  
多然人之所以為人者只是爭這些子人既只有  
這些子庶人却去之便是與禽獸爭不多了惟君  
子能存之學者最當看幾希二字庶物者天地山

川飛潛動植無非物也人倫者君臣父子兄弟夫  
婦朋友即人倫也人之身皆曰見庶物自不能明  
日在人倫中自不能察惟舜獨能明獨能察此孟  
子舉切要處教人當於明察二字上留意然舜之  
明非是後世以察為明舜之察非是後世太察無  
徒之察但行其所無事故孟子謂舜由仁義行此  
下兩句與上兩句一般然此一段孟子前既說君  
子存之只以舜為證後人看之却以君子存之為  
得之淺舜由之為得之深遂分君子聖人聖賢本  
一理正不如是而今人觀舜只與謨看舜如何會



見得舜却不於目之所見身之所履求舜故孟子  
舉目前道理教人學舜下手處

禹惡旨酒止坐以待旦大抵惟是識聖人者方始談  
得聖人分明若不識聖人者皆不敢於平常裏看  
聖人惟孟子識聖人破故敢指日用平常事言聖  
人且如揚子不見聖人故臆度聖人乃曰聖人聽  
明淵懿冠乎羣倫却把大言語包羅盡意要說得聖  
人著今若要識聖人須是把識聖人底人聖人自  
說底言語看如孔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  
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若把而今人看此是常  
事孔子為孔子只是如此人凡常人於言冷之中  
有味聖人於冷淡之中有味聖人言是言轉過所  
以惡旨酒好善言然非止此二事大聖言以此推  
之湯執中立賢無方而今人都說中說說中時  
便有方了且如一室才指定中便是有方聖人於  
事事物物無不有中唯湯以中言心故天下亦皆  
如湯此所以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常人只知  
一身痛痒若稍疏遠便不覺唯聖人通天下一體  
故能如此望道而未之見如趙岐說以後世心量  
文王都小了文王此即是之德之純如日用之無



首孔子謂丘未能一皆是一般氣象若自以為見道便不是天德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人皆言邇易遠難殊不知遠近一理豈有能治近不能治遠者乎是心苟存則遠近皆舉今人所謂近治不邇以文法立縛早其能治近也故遠亦不能治同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且聖人備道全美有甚大關焉禹思湯一聖人足矣何故思兼三王思兼二字各自思量看其有不合者此合字非是合事也蓋合內外之道內即是理外即是事如雲之亦身之未合於內者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之而得之坐以待旦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一也仁者人者人常敬之人本同心但所存處不同仁是泯然一體處禮是行之節文不亂如仁義禮智信謂之五常自五常之理推之又如恭忠信敏惠及剛毅之類其名非不多何獨唯說仁禮蓋仁者人也仁之一字已自盡了更說禮字又可以知其等差高下天下之理除了仁與禮更有甚事仁者愛人而人常愛通天下皆在愛之中自著不得乖戾有禮者敬人通天下皆在敬之中自著不得慢易雖然天



下都在和氣中亦不免有蝨賊虎狼自不害天地之  
和氣此所以雖天下通一愛敬而亦未免有橫逆故曰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上於禽獸又何  
難焉小人當此橫逆步步只去人上求君子當此橫逆步步只去己上求此可見君子小人之所以  
分又言此物奚宜至哉蓋有根便有牙吾愛敬中本無此物所以致此物者必胸中之愛敬有所不  
盡也又說自反而仁而禮其橫逆由是而又曰我必不忠夫仁與禮通徹上下自足以該括天下之  
理如何更說忠字此一句極要人看忠之一字非仁禮之外別有一忠也蓋盡己之謂忠仁與禮稍  
有不盡則非忠矣自反而忠到此在己自無不盡橫逆尚如此乃被被人欲蒙蔽非其真心乃其妄  
心且如人在昏醉中如何責其禮數在顛狂中罵詈如何與之較是非墮於此時與禽獸奚擇如何  
詰難蓋彼正在可辨之中後人看此一句不可作孟子怒之為禽獸若是怒之乃是為彼動了學者  
須當體會不可錯認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止君子不患矣君子所憂之事與小人不  
同君子以是非賢否為憂小人以吉凶得失為憂



君子所謂終身之憂如孟子下所言憂不如舜耳  
若所謂一朝之患非禍患乃憂患之患夫外物之  
來豈可前必君子非無一朝之禍患也如成湯夏  
臺之囚文王姜里之獄孔子陳蔡之厄孟子在薛  
之戒皆禍患也但君子樂天知命安常處順夫何  
憂何懼且如舜聰明夫豈易及孟子乃曰憂之如  
何如舜而已矣此一段極見得古人立志之廣大  
處今人見一稍出己數等者便仰望不敢比並况  
於舜乎此所以自暴自弃君子則不然直說道憂  
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才要做舜即自便是舜更無  
等數更無漸次學者立志固當如此此一段學者  
能體認得為學之道無有不備以之脩身則平坦  
常無憂患以之待人則不見有可怨惡處以之立  
志則自不卑污此學者修身待人立志之大法知  
得此一段之意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亦無可怨  
可怒之人亦無不可到之地

公都子曰臣章通國皆稱不孝止是則章子已矣大  
凡人須是有所見不可徒從衆使幸而遇唐虞三  
代之世毀譽公則隨之以為是非固不至差失不  
幸遇春秋戰國毀者未必是小人譽者未必是君



悉者何也使長息能領略公明高之言則公明高固不待多言長息既未曉而只告以一句雖事理俱盡然於教人之道未盡也孟子欲盡教人之道故不得不詳言耳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愬蓋孝子之心與親相通不曾邈然無情也然而言亦有雖是正理而不近人情者萬章之言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此四句固是正理然都不曾去求舜之心與父母血氣貫通處所以不見得舜之心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下四句須是細看

自常人言之必以為我既竭力耕田以盡其子職父母若不愛於我於我亦柰何哉亦任之而已舜之心却不如此蓋置之無可柰何以之待他人則可孟子之所謂於我何哉正人子之心欲求其所以得罪於父母之故而不可得反覆推原於無推尋處正見得舜之心帝使其子止無足以解憂者何故皆無足以解憂此理極易曉且以一身言之疾病在床憂切於身則雖珍寶奇貨羅列前後與我都不相干使人能推此心視父母之身與吾同體則知好已妻帝之二女皆不足以解舜之憂亦



猶是也觀孟子所說皆見舜良心不失處人少則慕父母此良知良能真心所在也因長大則為物所遷故遷父母之慕以慕其他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執中此皆為物所遷也今人之觀此既知其為物所遷又須知元不曾遷底道理何以知之觀慕之一字可見慕父母以至慕君所謂慕者元不失但用不著耳以此知天理之自然者本不會失然慕少艾妻子固不可君臣亦是天備之正何不可慕此當玩味孟子之意觀下一句便見得此之慕乃人欲而非天理欲分別天理人欲真心偽心甚不難且如舜之慕父母有不得于父母便號泣人之慕君有不得於君便執中觀舜之號泣見得舜真心發見如有隱憂之氣象喜怒哀樂已前事全不曾亂至執中便有人欲煩擾焦熬煎燥氣象只看適意處便見天理由何嘗有執中五十而慕此只記實事想舜年五十父母猶見故也

萬章上

父母使舜完廩止奚偽也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與鹿豕游及其聞善則若決江河而莫能禦蓋舜中之廣先若江河及其一決則沛然莫能禦觀



此則見舜之賢中孝弟之愛洋溢于中及象有  
言觸發則舜便喜後世見舜如此比日於勉強中者  
不知鬱陶思君爾一句却是象自以舜安得不誠  
信而喜之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  
有諸乎止何以爲孔子論聖人者有二有以己度  
聖人者有以聖人自解者或人若不是要主非其  
人便借孔子來自解他自是主非其人却道聖人  
亦如此也孟子所以謂好重者爲之也乃是提醒  
萬章處如彌子要使孔子主己却不敢來孔子面

三百六十五字 集錄七 三十九

前說方且宛轉致其意於子路於此見聖人之德  
溫而厲威而不猛使小人儼然望而畏之自不敢  
干以非義大凡彼以不義澆我我以正義折之固  
足以勝彼然己爲他所澆不若彼人自不敢犯之  
爲善也若剛方正直之士當子路之告亦必厲聲  
作色以拒之而孔子方且曰有命其言雍容和緩  
尤見聖人所養之厚度量如天地之大自孔子進  
以禮以下數句却是孟子說孟子前旣言孔子不  
主癰疽瘠環至此又却反復舉斯數語者蓋緣孟  
子所與語者乃萬章萬章爲人根器稍下故孟子



不得不諄諄提醒也凡人而一事於和緩之時則易  
至於蹙迫忽遽則難當流矢在前白刃在後鮮有  
不變其所守者惟透得此關過方為聖人當孔子  
遭宋司馬將要而殺之時微服過宋猶且必主司  
城貞子為陳侯周臣既謚曰貞其人平昔可知夫  
孔子當患難之時猶且不肯主非其人而況於衛  
於齊肯主癰疽瘡環乎雖然在眾人觀孔子於齊  
衛處之則易於宋處之則難然聖人視患難死生  
如一初未嘗有難易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近臣乃  
夫也若公卿大夫所薦之人不賢則其人  
亦可觀觀遠臣以其所主遠臣乃在下之臣也在  
下之臣使其所親附者賢則其人必賢所親附者  
不賢則其人亦可知大凡在上之臣別無職事只  
以薦賢為事且如前輩多置人物簿平居錄其善  
狀至於當路則次第用之故人才無遺雖然在上  
之臣所薦或非其人尚可以謬舉為戒後來別薦  
舉賢才猶可以贖其過若在下之臣所主一非其  
人則終身陷於小人之黨谷求是也雖初之所主  
非人亦自有轉移之理不可因主非其人便自暴  
弃不能自遠故陳瑩中說使王氏之門有負恩之



士則漢之宗社不至於亡此亦教人自新之路也  
前輩亦自有寧身受惡名先主小人後却正義為  
天下後世主非其人者開自新之門如陳了翁初  
因蔡卞所薦主其入朝後却每事力爭深排蔡黨  
不肯阿附豈有終不可改之理哉雖然有了翁之  
志則可要之進身之初不可不謹

始條理者智之事也致知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知  
終也知之在先成就在後三子知處偏故其成小  
孔子知處全故其成大以射為喻最切又如匠氏  
造屋為圖圖有毫釐之差則成屋有尋丈之謬萬

章下

集卷七

四十一

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止三年淹也祭當備四海九  
州之物而魯則獵較以祭或有時而用美味止然  
無之則已孔子則用魯之所有者而不用四方之  
食此蓋有深意使魯君知所以不用四方之食以  
祭未必不警省待其不行然後去聖人去就從容  
於此與小丈夫異矣

孟子謂萬章曰止士尚友也此一章言義理無窮焉  
士者須進廣大之學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  
士自發原推之大抵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若聲氣



不同雖居相近而實相遠所謂室迩人遠也一鄉之善士斯能友一鄉之善士此是其基本有此基本然後自此推之自鄉進國自國進天下皆眾人扶持之功也大抵自鄉進國自一國進天下尚易到得善蓋天下又尚論之古人此一步步最難進非負知義理無窮者不足以進此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此三句最是驚動人處學者平日所頌皆古人之詩乃不知文武成康所以為文武成康所讀皆古人之書乃不知堯舜禹湯所以為堯舜禹湯則雖日誦讀亦奚以為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此二句有深意詩書中古聖賢在千載之上邈乎與已不相接安能尊尚而友唯論其世乃是下手處要得親切須是論世論者講論之謂若不講論只是紙上說然如秦漢看虞唐以變詐之人看淳厚之時如何看得如須是身處唐虞之時與堯舜皋陶之徒為友方是尚友

孟子曰無惑乎王之不知也止非然也齊宣王固有意學孟子孟子亦有意教齊王奈何齊王親孟子之時少親王驩儲子便變近習之時多於是深嘆惜之又引奕秋之事而終之曰為是其智弗若歟



曰非然也此最有意義欲使人自深思夫氏學者不可使親師友觀經史之時少親淫朋邪友異端之時多當其親師友觀經史時其心固知善之可為若離師友釋經史此心不一即流入於異端異端既入其心則雖親師友觀經史之時其心已不在此矣何者異端易溺人也孟子舉誨奕之事齊王不唯不親孟子時為便嬖近習所惑緣便嬖近習已惑其心雖聽孟子之言其心已它在天也所以深嘆也 告子上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止此為大人而已矣公都子

一集錄七

四四三

此問本非泛問看其語脉蓋有感而發孟子見問切所以告之他人至此必不能再問再問而切此見公都子非鹵莽苟簡者孟子去孔子百有餘年風氣已薄當時學者已無沐浴氣象谷問之勞煩孟子處不少唯公都子此問有沐浴問之孟子見其問切已故以下工夫處明告之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此是消長之理人欲才之天理便少耳目才官心便不官心才不官則耳目為才而心反聽命以要者有不思二字惟不思便蔽於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此是展轉牽引之意



常人趨利學者不趨利然學者若涉世道理踈又不得聖賢入道之門如此雖不能欺人必反爲人所欺此所以反不如常人夫仁亦在乎孰之而已矣此一句極有理自家只向前做譬如五穀他未熟但自耕種自然可以供祭祀享賓客人但自力於學如書所謂念終始典于學到熟田地爲堯舜爲孔顏無所不可

羿之教人射止學者亦必以規矩大抵小而技藝大而學問須有一箇準的規模射匠皆然未有無準的規模而能成就者今之學者何嘗有準的規模欲求準的規模在學孔子而已且如三尺童子學射方能執弓矢須便以中的自期今人不敢望孔子安能爲學百工皆有規模今之學者反無規模始不知始終不知終不知成就亦不知不成就此最爲學大病惟是有準的自然無狹小之患有規模自然無汗漫之患兩者兼備爲學思過半矣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止安樂也孟子此一章謂憂患艱難方是天大成就處自舜至百里奚其學問之淺深醇疵功業之小大汗隆固不同皆自艱難中成就此所以孟子併數之何故說舜傳說又



繼以孫叔敖百里奚正要雜舉小大之成就皆自  
患難中得譬如草木固是雨露發生惟經霜雪方  
堅實所以天降大任必須勞苦餓之以鍛鍊成就  
動心忍性者凡人安佚則心不能動不經禍患則  
常任性此性乃氣所天之性今人所謂性急性禰之  
類急時一向急禰時一向禰要得漸漸舒平須身  
在憂患中到得要去不得時始能深思遠慮是所  
謂增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且如無事時  
戒酒皆非實見因一次酒失方知酒真不可飲又  
如無事時豈不知江行之險經一次遇風濤幾覆  
舟後必須相風色然又有過而不改者此不足論  
衡者如一件物衡在臂次無處置時方思得真道  
理發於色發於聲患難切己深入吾身形為悄然  
之色發為慨嘆之聲到此方知都是切己生於憂  
患死於安樂今人見憂患要求脫見安樂要去就  
蓋錯認安樂是生處憂患是死處故孟子特指真  
生真死處示人此一段警動人極深然學者志不  
立一經患難愈見消沮所以先要立志譬如金若  
是真金愈鍛愈精此段又當與下段同看皆是天  
與聖賢成就人之爐鞴但人無本自不能受耳



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有意造作皆非。至言彼  
悠然而言我泛然而受其入於人也。自然甚深。故  
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蓋天理上不可添  
一件。添一件則是安排。其入人必有限量。安能深  
乎。如古人法帖。非不多名。於世者獨王羲之。而蘭  
亭乃草耳。蓋有作則可能。無作不可能。故也。盡心上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止。如此而已矣。孟子此一章  
指示人甚分明。人之為人。學之為學。無他。但則無  
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而已。二句於人修省  
工夫最切。常人欲為便為。不欲為自然不為。何故

孟子却說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此大要  
玩味。且如說一箇非義。所謂不忠不孝不廉不信  
皆人所不為。人亦皆要不為。到得私意克。不過有  
時為所不為。有時欲所不欲。天下事固有克私意  
不過者。分明見得。却為之。是乃明知故犯。當下做  
事。當下自知。君子為學。無他。但充養不為不欲之  
心而已。大抵本心與私欲最要人精察。方其私欲  
起時。裏面自有本心。自有天性。其要在就不為不  
欲上。充養去做工夫。自無為而大有為。自無欲而  
大有欲。充養將去及其至也。便可識可欲之謂言。



孟子曰孳孳為善者止利與善之間也大抵人之心未嘗不有運處如天之寒暑往來則見天之運用如草木之生根脉通流亦未嘗不運用孳孳在舜則為舜之妙用孳孳在跖則為跖之妙用其為妙用則一所以用處有異故曰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今人說好事不可放過須是遇好事必做此說固是然必待好事然後做不知所謂鷄鳴而起孳孳為善是為甚事然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未必常常與事相接其一箇孳孳不已自朝至暮必有所用處

孟子曰楊氏為我止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夫楊墨之叛道孟子闢之固深切著明却有子莫一等病難識大抵近者却是遠近之一字却是誤子莫處楊氏為我墨氏兼愛各守其偏去中為甚遠然或有一人救之云此非中道未必不回歸於中却近惟是子莫自以為能執是中却最害道如中庸說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小人而無忌憚也人說小人中庸欠一反字亦不消著反字蓋小人自認無忌憚為中庸如後世莊老之亦子莫之學如說不死不生如說義利之間皆



是不得時中之義止於兩事中間求其中如何會  
識得中大抵時中最難識故前輩論有長短之中  
有輕重之中因舉扇以示人云徒知長短之中而  
不知輕重之中則如子莫止於兩事間求其所謂  
中不知有非仁而仁非義而義如何不審輕重若  
使中有定所如仁義禮智信只消按定本去做惟  
其無定此君子所以欲明善審是時中之義子思  
發之於中庸如孔子亦未嘗不言如易之消息盈  
虛春秋之褒貶是非未嘗不是中學者能看得易  
與春秋自然識得中

豈唯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全得其正須  
是聖人

齊宣王欲短喪止教之孝悌而已大抵論天下事謂  
不可十全做且做得五分猶勝不做不知才說且  
做五分時此苟且之心便生此五分終不可做大  
凡做事須是拔本塞源然後為善且如人改過斷  
得九分留一分未改此一分惡終久必發見不特  
是發見又且支離蔓延未必不連此九分壞了當  
齊王欲短喪為公孫丑自當拔本塞源言之却與  
之為暮言者正孟子所謂終兄之臂而但使徐徐



公孫丑又問之所以為善喪亦不特我為  
之雖王子亦有數之喪使常人聞之欲聞人  
却又為其拔例以為誼必云王子事亦不足公孫  
之意可達計孟子如此孟子取王子蓋宣王與  
王子兩事自是一不同蓋王子所以為數月之喪緣  
是有君父之命上有齊王禁之使不得為雖王子  
欲終亦不可得故曰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  
日愈於已者謂王子時雖行之一日猶可勝不為  
况數月乎若齊宣王既無人禁得又欲短喪况公  
孫丑又告以其善喪是可為而不為此病在心上故曰  
莫之禁而弗為也此又見孟子之心地與公孫丑  
異處

有私淑艾者聖人於最純處尤著工夫多曰人之  
治病尋常之病易治難治之病難治也言易為病若病  
最危瀕息存存地言有意與地者言此入却非私之私之  
所以為公也

天下有道止於此乎人有也道初不分有無時自有汗  
隆天下有道時不說道方寸有蓋元初自有道天  
下治時道便在天下天下無道時不說道真可絕  
蓋道元初不說無天下不治道不見於天下爾以



道

目精神心術齊昭然於人當時賢者但恐吾身不能從道而已故以道徇身以身徇道者桀紂幽厲時教化不行人心不正當時賢者以道自任必欲使人知道當自我而明則責在賢者故以身徇道未聞以道徇人者既曰以道徇人必有所謂道既已知道自然不肯徇人孟子何故說此句蓋道不可一毫加損若小有不盡便非道况徇人乎孟子所以說此蓋為下等賢者設當時去孔子未遠尚有緇餘故下一等人有急近效而救世者皆多屈於

三十一

卷之七

二四

道曾子在武城冠至去心退返元不曾去徇人若子貢在西河上為魏文侯所尊貴則亦能無所屈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止更有二焉大凡學問之道必以遜志為本古之賢者之答問也禮恭而後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與言道之體色從而後與言道之至滕更於此五者之挾有二焉孟子若便答之適所以增其驕倨之心而蔽其入道之路耳然孟子不答更必思其不答之故恐懼自責舍其所挾此時乃可入道是乃所以深答之也



不可已而已者止其退速道不可以  
豪如亦不  
可以一豪損如損非道也於不可已而已於所厚  
者薄世所謂不及者也其進銳者世所謂過者也  
然要諸其終則其失惟一也或疑過勝不及豈未  
嘗觀其終耳此聖賢之於道所以為輕重之權衡  
也

可欲之謂善世人所欲者不過爵祿聲色貨利之類  
其始為所迷惑孰有知其不可欲者及夫後來困  
窮疾病以富而致怨以貧而被禍方始覺悟知此  
之本不可欲若件件事如此類觀之有不可欲者  
皆非可欲之事惟有一箇善由之而安終始無事  
乃是真可欲者非孟子不見得分明豈能如此說有  
諸已之謂信凡人之患在於不能信有諸已故無緣  
信得及且如貪墨之人且信世間有不貪者巧詐  
之人豈信世間有至誠者蓋自無此境界也如孟  
子謂人言可以為堯舜世豈有堯舜境界  
故信得有此理盡心下

可欲之謂善世間有一箇善由之而安終始無事  
將入井之類體察淵養之諸已之謂信有諸已者  
二十六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無受爾汝人皆有之須是理會無受爾汝之實如人欲自重當理會自重之實

學者最當於致知處用工如哭死而哀非為生經德不回非干祿言語必信非正行夫言語自當必信初不是異事自今觀之正行之人亦是好人要之才說正行便不是正此蓋從病源說

孔子在陳止斯無邪慝矣學者不畏有病畏無病如作文作出後方見工拙如做官做出後方見是非有工拙有是非固是不足渾然無失之人比之拙

手不作不向前做者則大勝矣蓋出來做後便見得病方有下手可整理處若不出做則雖有病無下手處豈不費力故病浮見於外者病根猶淺病伏於內而外不見者病根最深如鄉原之人不特

是病伏在內又且擁其蔽諱人言病故孔子止取狂

痛之士使天下之士比日得中道豈不可嘉惟是上一等

人難得如狂也

只是做出來底是以取之萬章不知却以此問

二

故孟子明說如琴張曾皙

牧皮者孔子之所

謂狂者見是心到力不到與考





其行而不為善者言不副行其志甚大但不  
能無病言一病一病張說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  
又言如之何拜人子張之意似欲無賢無惡無君  
子無小人皆包羅如天地之無不容此是甚氣象  
及觀其同門者譏之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  
矣子張雖有此度量於辭氣間猶未能充是心到  
力不到曾皙當三子言志時欲風乎舞雩詠而  
歸則是類子陋巷亦不過此觀此一段氣象則是  
春秋晚周之時直有唐虞三代之氣味曾點豈不  
難得至季武子死則倚其門而歌直是容一箇武  
子不得亦是心到力不到此之謂狂狂者度量甚  
高止是方有未到處耳至於狷者則又介然自守  
是其心也狷者亦是止來向前做不是不出做而  
無病可整理者故孔子言與之若夫鄉原最是難  
辨孟子曰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  
似廉潔此四句最得鄉原之情世間止有兩等人  
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兩邊人只有一邊  
不善如鄉原言是兩邊人都為所欺同流俗合汙世  
則下一邊人善之似忠信似廉潔則上一邊人又  
為所欺此謂德之賊如何說之無謂其似德而非



德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大凡世人喜與同類者合且如好兵者見言兵便喜好貨者見言聚斂便喜孔子是中道在狷者只是一偏之士孔子却取之鄉原近中道而孔子最惡之以此見聖人深明乎疑似之際故聖賢之辨論不辨其所不足辨而力辨其疑似者孔子不與陽貨辨而與少正卯辨陽貨之不仁世所共知少正卯言偽而辨行偽而堅故不可不辨孟子不與申韓辨而與楊墨辨申韓之慘刻不仁世所共信而楊墨為我兼愛故孟深闢之故曰惡似而非者後面一段只是教萬章以正心之說其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凡厥庶民不論賢愚均有此經只緣吾心之經不正故不能喚起人心之經吾心之經既正則事事可正此是正人心之說大抵君子之心常於身上求不是責它人且如元氣不正則疾至我若能自治元氣則自無疾矣







